



釋迦佛陀畫傳

宗善文
編繪

(四十一)

悉達太子自從幾次出遊回來，終是悶悶不樂，沉默少語。雖然身傍常有美麗無比的耶輸陀羅作伴，並且還有剛生不到一年的孩子——天真可愛的羅睺羅……但這些，他都不感興趣，他終日為一種思慮包圍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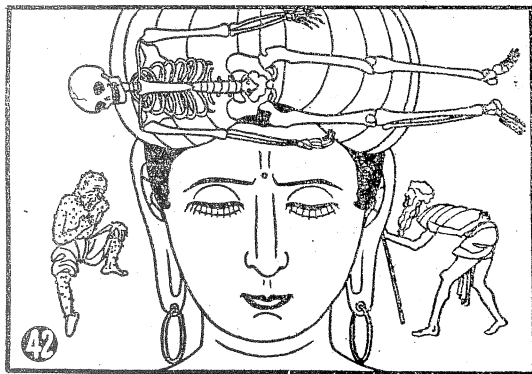
(四十二)

太子的惱際，離不開老、病、死的幻想，年青的耶輸陀羅和初生的羅睺羅，還有自己，終免不了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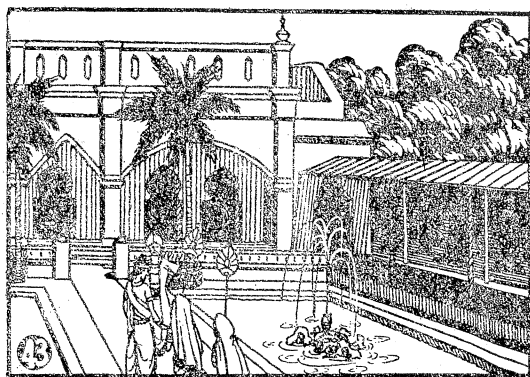


41

受老、病、死的威脅；誰都逃不了無常的支配，不斷的變遷，……從出母胎，無常便緊隨着你，片刻都不放鬆，無時不在變遷，由病變老，老變死，餘下一堆骷髏，也還免不了腐壞變滅。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，什麼美貌可愛，什麼榮華富貴，還不是空中的花，水裡的月？但是又如何使他不變，怎樣令其永生？這却是個大問題，太子就爲了這些問題，終日愁眉苦臉，想不出一個解決的途徑。



4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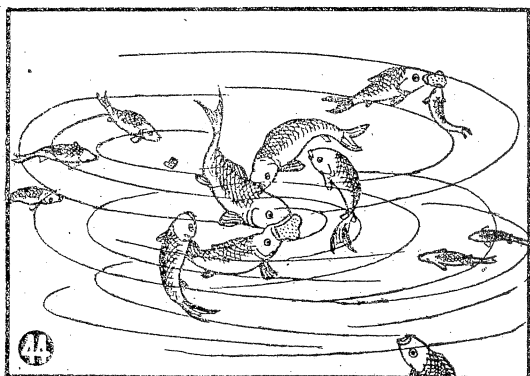
43

(四十三)

太子終日愁悶的事，不久便傳到父王的耳裏，淨飯王深懼阿私陀仙人的預言應驗，爲了要使太子快樂，特召集近臣密議，決定不惜巨資，專爲太子建造夏宮，酒池肉林，極盡奢華，雖然在盛暑，那裏卻沒有炎熱；什麼娛樂都有，音樂舞蹈，無不具備。宮女都是特別挑選最美貌的，祇爲了要使太子，忘記愁悶，換取快樂！

(四十四)

但是這一切的美景，在太子看來，仍是一幅醜陋無常的圖畫。看！池中的魚兒，互相爭着餅餌，你搶我奪，各不相讓。這是爲了什麼呵？生存，就是爲了生存！爭！爭！爭！這應該是具有生命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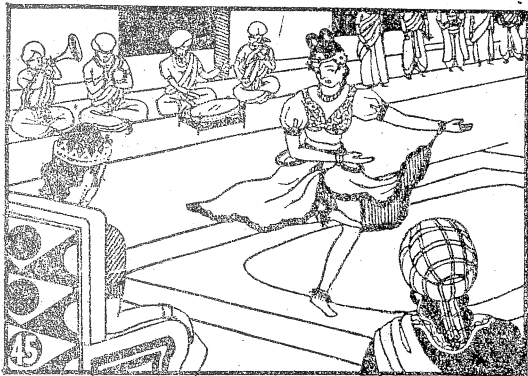
44

(四十五)

酒、音樂、舞蹈……是澆愁解悶的良劑嗎？有誰知道太子爲了啥愁悶？有誰瞭解太子爲了啥煩惱？

酒、音樂、舞蹈……能够解答太子的許多問題嗎？有誰知道太子的懷抱？有誰瞭解太子的素志呢？

夜深了，太子仍徘徊在夏宮，是留戀酒和歌舞嗎？不，他被老、



病、死、無常和爭……這些問題包圍了，他想突出重圍，尋獲問題的解答；爲了救拔這些可憐無知的人們，無常將會使她們衰老，死亡！他又那裏有心欣賞歌舞呢！

(四十六)

太子回到寢室，嬌妻愛子都已走入夢鄉，連宮女也伏在地上瞌睡着了。

他的視覺忽然失常，發現睡在牀上的耶輸陀羅竟變得衰老異常，白髮駝背，乾癟的皮膚，額上的皺紋……簡直又老又醜！再看愛子，哎！這那裏是天真可愛的羅睺羅呢！週身浮腫臃腫，臭氣四溢，難道已經死去了嗎？想不到無常的襲擊，竟這樣的迅速！但再定睛一看，當恢復了正常的視覺時，眼前的



幻境亦隨着滅去，好像是一個可怖的惡夢！

終於，太子下了最大的決心！

(四十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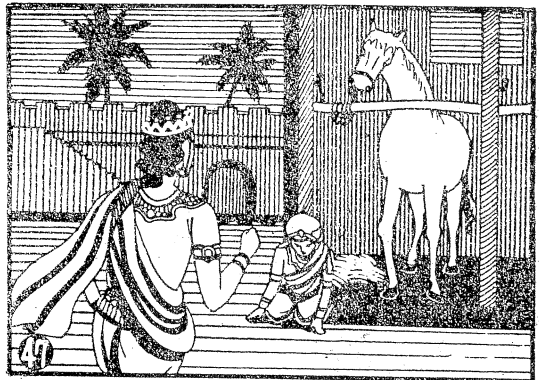
他輕輕地離開妻兒，披上了外衣，走出夏宮，直向馬廐。

愛馬健步，遠見他的主人走來，就高聲嘶喊幾聲，似乎知道這將是一次不平凡的遠行。

車匿是太子最忠實的一個侍從，聽到馬嘶，趕快跑來，見太子深夜駕到，知道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將要發生。

「太子殿下，這樣夜深，您還沒有睡嗎？」車匿用着驚異的眼光，望着太子。

「嘿！我決定要出去修行，替自己，爲衆生，尋求解決生死的途



徑。追求無上的真理……」

太子很低聲的對車匿說。

「什麼？修行！」

「對，現在我已經決定了，人生爲什麼會衰老？爲什麼會病，爲什麼會死？每個人都避免不了這些苦；我爲了這些問題，雖思慮已久，仍毫無結果。我懷疑人生的矛盾，他們爲了爭取生存，就不惜弱肉強食；我從小就對異類弱小同情，因此我被人譏爲怯懦的太子……」

「我今天已下了最大的決心，要到喜馬拉雅山麓，去尋訪良師，爲了替人生謀求新的幸福，爲了救拔人生的苦惱，便決定了此行……」

車匿被這些話驚得目瞪口呆，張着嘴竟一時閉不攏來了。但是太子的態度，顯得很堅決，像一大塊



岩石，絲毫也無法動搖似的。

「那麼，我要跟着太子到喜馬拉雅山，請您答應我的要求吧！」

車匿的熱淚已無法禁止，直往外流，太子被他那真摯的表情感動，沒有拒絕他的要求。

(四十八)

車匿把健步牽出了馬廐，太子默默地上了馬背，只見城上的燈光，映着路旁的樹影，一枝二枝……在不知不覺中消逝過去。

他們遠離了城池，太子頭也不回，雖然那裏有耶輸陀羅和羅睺羅，她們正在甜睡，但他爲了負有更偉大的使命——人類、衆生的愛，已無法考慮別的了。太子兩腿一夾，健步深知主人的心意，在月光照耀下，飛一般的疾馳而去。